

村里人说,那一晚的战斗极其惨烈,枪声自日落时响起,一阵紧似一阵,尔后,断断续续持续至子夜。

轱辘岭山下的太平村,伸手不见五指,静得出奇。村民们哪敢点灯呢,心惊胆颤,一夜也未曾合眼。

当清晨的第一缕霞光照耀大地,村庄里,鸡鸣狗吠,轱辘岭上,反倒一片沉寂。

村民牛二为何上山,又是什么时候上山的,没人知道。三爷叹气,这娃是要命了。

牛二英俊,体格又好,村里有好多姑娘都偷偷地喜欢他,三爷家的朵儿便在其中。朵儿说,我也要跟你上山。

牛二摇头,轱辘岭上到处都是死尸,说不准还有日本鬼子,你去干吗?那你去干吗?朵儿反问。

爹在世常说,即便是阵亡的将士,死后也要掩埋入土,这样死者方得安息,而生者方觉心安。牛二说完转身,头也不回地径直走了,不一会儿,就变成了朵儿视线里一个模糊的影子,而且越来越小。

牛二拄着锨立在岭上踟躇,他怎么也没想到,竟然会有这么多的尸体,刨坑,显然不合时宜,那样三天三夜也未必能让所有阵亡者入土为安。好在战壕还没有完全坍塌,东壕和西壕分别被炮弹出出两方巨大的土坑。于是,牛二开始移尸,先是中国士兵,他把他们安葬在东壕里,在这里,太阳能一直罩到晌午,还能看到山下的村庄。

移动日军尸体时,牛二开始毛糙起来,速度也明显加快,因为太阳快要落山了。他面朝前,背朝后,两只手攥住死尸的两只脚往西壕拖移。不知道这是多少具了,他突然感到身后的“尸体”有了些不易察觉的扭动,就在回头观望的霎那间,一声枪响,一颗流弹近距离穿了他的左腿,弹头斜斜着从口腔穿过,击碎了他的

# 牛二的轱辘岭

流冰

三颗门牙。牛二顾不上疼痛,一个转身,猛地反扑在那具“尸体”上,夺走了他的枪,扔在坑道里。

这是位年轻的士兵,准确地说,大约十八九岁,看不出伤到哪儿了,他平躺在壕沟边的焦土上,眼神里透着深重的恐惧。

额头的汗与伤口的血混合在一起,在牛二的下颚处凝固成一张吓人的血盆大口,落日的余晖映射在他扭曲变形的脸上,映射在他布满血丝的瞳孔里,一时间,这位憨厚的庄稼人,竟露出几分前所未有的狰狞……

就这样,牛二瞪着眼,捂着嘴,皱着眉头,与这个濒临死亡的日军士兵对峙了很长一段时间。

过了一会儿,牛二终究平息下来,他放下捂住嘴的左手,站起身,用手指指鬼子,又用手指自己,含糊不清地说:“救你,救你,我……救你……”。

1939年的春天,牛二曾驮着暴病的老爹去过一趟响水镇西医院。牛二记得,翻过这个岭走十来里山路就可以插入响水镇,西医院就开在镇上的牌坊街,主治的孙老先生医术精湛,为人和善。

牛二背着日军士兵敲开西医院大门的时候,天,完全黑透下来。

孙老先生打开门,借着屋内的灯光,看到满脸是血的牛二背着一个身穿日本

军服的士兵,短暂的惊恐之后,迅即将他们迎进门内。孙老先生的眼里写满了诧异和疑惑,牛二的嘴却偏不关风,吐字不清:“……还是个娃咧,都是爹生娘养的……哪能……哪能见死……不救?!”

孙老先生当即吩咐儿子:关门,后面厢房,准备器械,褪去他的军装,马上手术。

在后厢房叮叮当当的术前准备声中,老先生听牛二含混不清地叙述完经过,又帮牛二简单处理了下口腔,给了牛二一小袋西药,让他明日晌再来,一是敷药,二是决定术后日本士兵的去向。然后,又朝牛二做了个手势,示意他守口如瓶。

出了响水镇,天就开始下起倾盆大雨,牛二奔跑着,在心里骂娘,好好的,这是造的什么孽啊……

可第二天晌,牛二却得到日本士兵逃跑的消息。日本兵是趁孙老先生他们盘点药剂时从后门溜走的。孙老先生说,伤不致命,昨夜在后厢房已取出弹头,幸好术后给他换了身衣服,只要他不开口说话,一直装聋作哑,至少目前是没有生命危险的。

牛二掏出衣兜里的钱币,捧着给老先生作揖,孙老先生却摆手:人之初,性本善……救死扶伤,在理,在理。可能是因为伤口处理得太过草率,又可能是因为那晚淋了一路的雨水,总之,

牛二的伤口虽已痊愈,却没有按照原样复原,嘴里像含着颗糖果似的,腮边凸出明亮亮的一块肉包,下唇也留下了一颗豁口,像个兔子,还缺了三颗门牙,整个嘴变得扭曲而诡异。大人们都怵他几分,就更不要说娃娃们了,躲他远远的。

朵儿终究是嫁出了太平村。有人说,朵儿虽然舍不得,但她受不了牛二的那张脸,太让人害怕了。

牛二终生未娶,除了侍候山坡边的那几亩薄地之外,农闲常在轱辘岭上发呆,看日出日落,他给阵亡的士兵们清理坟冢,除杂草,替坟头培培新土,年复一年,轱辘岭之战阵亡的中国士兵坟墓越包越高,越包越高,远远望去,就像是给轱辘岭扣上了一顶硕大无朋的钢盔。

1972年9月29日,中国签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与日本国政府联合声明》,宣布从即日起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1980年春,那位已两鬓染霜的日本士兵跟随中日友好旅行团来到中国,经一路打听再次踏进响水镇,在西医院孙老先生的儿子、现响水镇卫生院院长的陪同下,在轱辘岭上,找到了牛二。

老兵扑通一声跪倒在他面前,牛二还没反应过来,孙院长迅即搀扶起他。

两人在轱辘岭上对视了许久,前尘旧事,都到眼前,老兵的双肩开始颤动,眼里滴满了泪水,他张开双臂,疾步走上前去,一把抱住了躲闪不及的牛二。

“我脏,我脏,不干净咧……”牛二忙不迭地支支吾吾。

“不,不,不,”老兵环绕在牛二后背上,亲昵地拍打着,他用生涩的中国话说:“您和孙老先生,都是……最干净的……中国人!”



从实验室的窗户望进去,一眼就看到那个年轻的女孩,她安静地坐在书桌前,黑色的T恤,齐耳的短发,一副干净利落的学生模样;此时她正面对着案头的电脑,轻抿着嘴角,认真思考着导师布置的计算人工智能课题;室内的灯光,洒在她那美丽的侧脸上,折射出青春的光泽……暑期一个夏日的午后,我怀着幸福与激动的心情,第一次步入江湾校园,静静伫立于教学楼的窗外,近距离注视着仍旧留校学习的姐姐。

看着姐姐专注学习的场景,我忽然觉得那样熟悉——这不就是将姐姐去年静坐于六安图书馆,专心复习备考的画面,变换了时空和地点。

姐姐在国外读完大学后,提出要回国考研。起初我和妻都不同意;以她的学习成绩,申请国外一流的大学继续攻读深造,可谓水到渠成;而回国考研,将面临巨大的挑战,国内外的教育体系大不一样,几乎所有科目都要从头自学,难度可想而知!但是姐姐有自己的想法,她想挑战一下自己,检验一下自己的所学,弥补在国内读大学的遗憾。人能有愿,如花之有蕊,人之有骨,思虑以后,我们选择支持她的决定。

看看时间,离下课还早,我们没有打扰姐姐,决定先在校园里走走看看。那几天上海阴雨时晴,刚刚下过雨的江湾校园,树木葱郁,空气清新。又值暑假,留校的学子很少,校园安静的角落里,几株梧桐,几丛落叶,一池静水,几片闲云,四周弥漫荡漾着沉静而内敛的气息,使人情不自禁放慢了脚步,放轻了呼吸,这座“象牙塔”俨然是尘嚣之外的一片恬静乐土。沿路的绿色树木不甚高耸参天,却也摇曳多姿;校内的欧式建筑不算雄伟壮观,格外端庄得体;背包前行的学子不见行为高雅,但周身都散发出自信与充实。也许这就是这所大学校园内蕴的气质吧,温润质朴,平和夯实。

姐姐去年入学的时候,因为疫情的原因,只有妈妈陪同前来,又因宿舍紧张,无奈在离校较远处租住民房;考虑到上下学极为不便,姐姐便在江湾新城另觅得一处较近的公寓,计划暑假期间搬过去,我和妻便借着帮忙的由头有了此次沪上之行。原本想等弟弟一起的,奈何弟弟有事耽搁,他只能遗憾缺席了。

我和妻一边在校园里漫步,一边回忆起姐姐备考的那段时光。在那近大半年的时间里,姐姐无比自律,她承受着巨大的压力,独自执着前行。白天,妈妈送她去图书馆,她一个人戴着耳机,在那自习室手捧书本枯坐一天;晚上,她一个人静对台灯,伏案在草稿本上一遍一遍演算习题,二楼房间的灯光一直亮到半夜或是凌晨。

那段时日,老太住姐姐对面,老人每每感叹:我夜里看到对门的灯光一直亮着;白天地上能扫起一缕一缕的落发,真是令人心疼。这闺女真的很拼,老天肯定会呵护她!

学习的艰辛只有姐姐自己知道,虽然她很是疲惫,但我们能感受到她“眼中有光,心有希望”,她用内心的充盈,把孤独和压力变成求学路上的风景。

道阻且长,行将将至。当妈妈和姐姐从网上查到录取信息的时候,娘俩抱在一起,兴奋地大叫宣泄,她们热泪盈眶,喜极而泣,老天知道了为这一刻,姐姐付出和承受了太多太多……

人生选择什么就必须承受什么。妻忽然感慨:“那段时间,大家压力都很大,姐姐虽然很努力了,但结果谁也不敢保证,确实很煎熬!”我笑着说:“胜非其难,持之者其难也。一切都翻篇了,姐姐努力达成心愿,也让我们如愿以学生家长身份步入校园。”荷风拂过,夹杂着水汽和花香,也隐约捎来一段歌声:“你啊,借那风越海峡,一路坎坷总要去过经历它,我们翻过山遇晚霞,去寻无人知晓的花……”记得北野武曾说过这样一句话:虽然辛苦,我还是会选择那种滚烫的人生。我相信姐姐对这句话的领悟一定比我们更深刻!

晚餐时间到了,校园里热闹起来,沿路可见三三两两的学子结伴而行,行色匆匆的他们,身上洋溢着青春的朝气和活力,这是一群“心怀天下抱负”的年轻人。正所谓“漫漫卿云复旦来”!

看着过往的年轻人,我真后悔没带弟弟一起来。弟弟马上大四了,他也定下考研的目标,应该让他到更高层次的学府去感受一下不同的氛围,也只有身临其境,才能体悟“世之奇伟瑰怪非常之观,常在险远,而人之所罕至焉,故非有志者不能至也”的道理。吃过晚饭,姐姐陪我们去了静安寺。松月引微凉,神清夏日长。据说吃了这里的素食,虔诚许愿,梦想就能实现。妈妈特地买了份素食“麦黄香丝包”,我们三人幸福分食,我还特地代表弟弟尝了一口,并祈愿弟弟也能通过自己的努力,实现自己的梦想。

临别的时候,我想起这样一段诗句:“人生是一场又一场接力//仰望星空//走向最想去的地方//即使生活低到尘埃里//也要铆足劲踮起脚尖靠近太阳//因为,你的坚持//终将美好”,我将其抄录下来送给姐姐也送给弟弟,也算是为我们的沪上之行做个注脚。

# 漫漫卿云复旦来

郝策

# 流年一季 好人永久

吴孔文

五岁时,我想感谢一位曾舅。他什么也看不见,由一位小姑娘牵着,走村串户,唱当时很稀缺的流行歌曲。那是我第一次听流行歌曲,也是唯一一次,听一位盲人如此欢快地歌唱!

九岁时,我上小学三年级。成绩不好,想弃学。有一天,我谎称自己头痛逃离教室,且把书撕下一页扔在路上。恰好一位行人经过,他慎重地捡起来放进自己的口袋。看着他远去的背影,我若有所思。

十二岁时,我去亲戚家吃酒席。交礼金时,一摸口袋,居然空的。我大窘,这时,坐在一旁的大爷递给我五块钱,说怎么这么不小心,钱掉到地上都不知道!待我胡吃海塞回到家,才发现我妈给我的钱还在桌上。原来我去吃酒时,忘了带。

十四岁那年,为凑学费,我挖了些草药卖给收购站。那天卖药的人真多,大家拼命往前挤。我个子小,面皮薄,只得老老实实呆在后边。收购的老头很威严,他让别人退后,先收我的。且那天,他还多付我一元钱!

十七岁时,我和父亲去粮站挑粮。路上遇雨,我俩只好躲进路边一户人家。天快黑了,那家人留我们吃晚饭,我们坚决不肯。雨终于停了,我们上路时,他家给我们准备了一个火把,接过火把,我的心里亮亮的。

二十岁那年,我在工地上捡砖头。工地上有位老太婆,瘦精瘦精的,干活很卖力。一天天热,她中暑了,昏迷倒地,好不容易醒来后,她不发一言,拿起工具继续干活,像什么都没发生。那天,我突然想拜她为师。

二十三岁时,我在一个小镇上班。晚上无事,喜欢喝酒、打扑克。而

我的室友每夜都在拼命学习,有时甚至学习到天明。一年后,他通过考试进入省城工作。送别他那天,我暗暗发誓,今后决不偷懒!即便今天,此誓言仍铭记于心。

三十一岁时,我通过招考,从乡镇调入城里上班。临别,一位老者拉着我的手说,城里诱惑多,花钱的地方也多。往后你手里有权了,千万不能贪。生活有困难,打电话给我,我可以借钱给你!拉着他的手,我一度哽咽。

三十七岁时,遇到一位村医。为了给留守老人治病,他放弃城里的高薪工作。进入村医家,见他家徒四壁,真的于心不忍,本想把口袋里的钱都给他,但犹豫很久,却没敢实践。我知道,塞钱给他,既是同情他,也是贬低他。

四十岁那年冬天,我去乡下扶贫。一日大雪纷飞,我冒雪为贫困户送去一些粮油。告别时,他们家从火塘里扒出一只烤红薯塞到我手里说,路上太冷,用这个暖暖手吧。接过红薯,我的手和心却升起了暖气。

四十七岁那年秋天,我重返古村,见路边垒起一座新坟。我问坟里是谁?别人说是桂花婶。突然想起二十多年前,我在村里工作时,桂花婶煮腊肉、下挂面给我吃。于是,我设法联系上桂花婶的儿子,相约哪天一定请他喝酒。他回,你是谁啊?我说,我是那个懂得感恩的人。

## 散文

## 诗与画

流冰摄影  
安军诗配



古镇 秋雨  
你身姿绰约  
细雨敲打着路面  
也妆点着伞下的人  
面桃花  
  
一千次的回眸  
换得今生的一次  
擦肩而过  
五百年 桑田沧海  
瓦檐和顽石  
也长出了苔藓  
曾经年少的心愿  
又一次  
被雨水淋湿

# 三代情系溧史杭

赵延文

1958年8月,溧史杭工程正式启动建设。三十几岁的爷爷第一批上了工地。爷爷会打算盘,又识字,被公社分配到三营当了文书。

爷爷奶奶我都没见过,我母亲嫁过来时,他们都离世了,我父亲和姑姑俩相依为命。爷爷照片我见过,请人画的,黑白素描,镶在框里,父亲在世时,就挂在他卧房床头。爷爷中等个头,清秀英俊,三七分头,一丝不苟,像民国时期的小学教员。

爷爷当过保长,解放后成分划为贫下中农,任文书兼粮库保管员,体力活不多,但善写公文、看管粮食责任更加重大。

奶奶是个烈性子。邻居婶子家芋头地芋头被偷了,婶子说是我奶奶偷的,奶奶说没有。爷爷回来听说后,打了奶奶一耳光,奶奶一气之下,寻了短见。爷爷悔之不及,料理好后事又匆匆去了工地。

爷爷当保长时,婶子家的叔就是我爷的小跟班,后来当上生产队长,一直当到包产到户。我小时候经常看见他手拎一个大喇叭,吹哨召集社员上工。婶子的三女儿长大后嫁给姑姑的大儿子,父亲说,冤家宜解不宜结。

在工地第四个年头,爷爷得了肺结核,父亲陪着爷爷去了几家医院,医生说,这病没法治。一年后,爷爷去世,三十九岁,正值盛年。

听大奶奶说,爷爷在奶奶走后,有人给他介绍对象,大辫子,北方人,来过家里几次,爷爷生病后,就再也没过。

小时候,家里米缸上有两块盖板,盖板反面有几行毛笔字:

×年×月×日,溧史杭工程某处某营收粮×担。赵世厚。

常听到船舶汽笛声,然后马达声由远及近,接着就是波浪“哗哗”拍打着船帮与河岸,继之马达声远去,河面又逐渐恢复了平静。

我考学后,父亲调到溧史杭管理局三十铺分局,离家近了。这时候,国家允许单位办实体,父亲当了几年酒店经理和冰棒厂厂长,带出了不少年轻人,这些年轻人大多依然在溧史杭不同岗位上默默贡献着光和热。

当厂长时,父亲入了党。父亲入党时说,他在溧史杭工作一辈子是他的光荣,溧史杭是父辈们用生命挖出的,是我们的生命河、母亲河,希望溧史杭战斗地精神能发扬光大,代代传承。

父亲走时,张同学女儿来守孝三天,她和我同岁。我小时候缺母乳,我母亲经常抱着我去她家“蹭饭”。一次,她妈妈把她往我母亲怀里一塞,说给你做干丫头吧。如今双方二老都早已过世,我们兄妹几家一直走到现在。

父亲最终又回到爷爷奶奶身旁,在那高高的岗头,可以远远看到溧河支流桑溪河,可以看到赵大塘及溧河两岸翻天覆地的变化,可以看到一代代赵大塘人走出村庄,去追逐他们的理想,并与全国人民一起努力建设实现伟大的中国梦。

不久,父亲调到梧桐电灌站,每年暑假,父亲都带我去看他们帮助村民防汛抗旱,排水、灌溉和架电。上中学时,父亲调回城里接着开客轮,我也随之进城读书,跟父亲同住在一起。父亲回家时,我就睡在船上。半夜里,

弟弟十八岁进入溧史杭,接了父亲班。弟弟属虎,午时生。大奶奶说,这孩子下山虎,将来有饭吃。大奶奶问取啥名字,

父亲说老大叫文,老二就叫武吧。

弟弟四五岁时,走路罗圈腿,是母亲给他尿屎袋造成的,看他两腿成O型走路歪歪的样子,母亲心里很难受,说这孩子坏了,将来从哪找到人?

一次在稻场干活,邻村杨阿姨对母亲说,你家有个歪子,我家有个孺子,我俩做亲家吧!我母亲气的,说我歪子打光棍!

母亲发誓要给弟弟腿治周正了。母亲叫父亲弄两截钢板,每晚睡觉时给弟弟腿用钢板从两侧夹住,系紧,大半年下来,弟弟的腿神奇地好了。

弟弟高中毕业后,父子俩完成了工作交接,弟弟与父亲不同的是,他在溧史杭总局三十铺分局一干就是三十多年,他说这是“钉子精神”。

从毛头小伙子,到专业技术骨干,到部门负责人,溧史杭培育和见证了弟弟的成长。2010年,分局安排弟弟负责溧河总干渠道清理,他带着团队,驾着作业船,迎风雨,冒酷暑,起早贪黑,打捞河道水草和垃圾漂浮物870万平方米,近10万吨,保证了河道常年绿水清波。弟弟带着团队,十三年河面作业无事故,连续四年被授予“水质保护优秀单位”,多次被评为“优秀共产党员”和“先进个人”。弟弟说,父亲交的班要接好,溧史杭战斗地精神不能丢。

2020年7月,一场大暴雨猝不及防,六安城东某河段处出现管涌,我和弟弟各自带着应急救援队伍和物资上了河堤,兄弟俩在河堤意外相逢,我们握手、拥抱,相互鼓励,协同作战,那一刻,我们感觉父亲就在身边,那一刻,我们感受到了共产党员的使命和力量。

## 诗 歌

# 姚李组诗

李梅

“自留地”养生谷篝火晚会

手挥银棒舞翩跹,  
篝火熊熊照碧川。  
正是斜阳无限美,  
自留地里醉红颜。

王文和画廊

翰墨深耕文藻裁,  
诗情画意蕴尘埃。  
百花齐放楼头吐,  
春色长年益柜台。

红墩寺遗址

遗址无言话古年,  
上源可溯六千年。  
陶埴陶片出红土,  
早有文明一脉传。

姚李明珠苑

城投打造一明珠,  
璀璨人间美画图。  
广厦频频传笑语,  
高朋沉醉说江湖。

下骆山

参天古木鸟声和,  
卧佛常眠下骆坡。  
竹海翻涛临遗址,  
犹听嗚嗚发微波。

百果园蝠桃(新韵)

郁郁苍苍果木林,  
香飘十里献丹心。  
瑶池今设蝠桃宴,  
不见泼猴骑马温。



## 副刊

本版责任编辑:流冰  
邮箱:64385541@qq.com

散文